



詩經說約

十三之十四

□ 12
3315
7



口 12
3315
卷 7

詩經說約卷之十三

金

木倉顧夢麟篆本
常熟楊 吳泰訂
新州戶田
文殊
文庫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留敵方叔止其車于平輔于之說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第魚服鈎膺脩革興也芣芣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入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蒞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于杆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

詩經說約

卷之十三 小雅

賦

昭和十八年二月五日
金子志郎

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直，赤貌。蓋，第也。方丈，竹篔簹為車
蓋也。鈎膺，馬鼻領有鈎而在膺有鑿有纓也。樊，馬太帶纓鞅也。
儻，章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
芣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芣，則于彼新田。于此苗畝
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
見軍容之盛也。

孔疏：西河雁門，芣尤美。胡人戀之，不為塞。一歲曰苗，二歲曰新
田，三歲曰畝，釋地文。苗者，災也。禽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苗始災
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禽和也。田舒緩也。瞻彼維矣，云
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為韎，故知赤貌。樊，讀如盤帶之盤。今馬木
帶纓，今馬鞅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

呂記：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
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嚴緝，直音興之。入召康公之名，音釋。將此音異。○夫子六軍不
過千乘，不必實有三千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三千乘，則甲士九千，步卒二千一
萬六千，將重車七萬五千人，通三十萬人。天子六軍出於六
鄉，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無三千乘之數。孔
氏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辭，不可泥。各
數以求之，其車三千，極言其兵車之盛耳。况兵有先聲後實，項
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朱氏謂孔氏王氏以文害
辭，其說是也。

疏義詩言方叔之南征非為采芑而作但因道當時之事而就
 用六句相呼應耳蓋與采芑采薇略同但采芑采薇是借彼之
 所事為起語采芑是用己之所事為起語○新由在彼篇故在
 此師眾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其車三千衆也師于之試
 練也○此章先言軍衆且練以見軍實之盛繼言車馬如此以
 見軍容之盛

輯錄參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
 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
 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推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
 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
 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

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

麟按此與下章各十二句凡四韻以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

又一體也古今人於誄祭之篇亦多有為之者集傳每彼反
 試詩止反即翼革俱為北音作去聲讀固一耳馬婁領子彙
 領腮頰也婁未詳但別有賴字云同體則婁疑亦如頰頰之謂

○上六句以三句與三句易明也其下六句亦以方叔率止至
 翼翼自作一連說路車有翼至備革又作一連說勿混

○薄言采芑于彼新由于此中鄉方叔蒞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
 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瓊瓊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瓊蔥珩
 興也中興其田尤治約束軹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
 朱之也錯文也鈐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瓊瓊

輦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帶黃朱之帶也皇猶煌煌也瑋
玉簪蔥蒼色如蔥者也玕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帶蔥珩
毛傳錯衡文衡也

鄭箋交龍為旂龜蛇為旒

孔疏說文云軹長轂也則轂謂之軹考功記說兵車乘車其轂
長於甲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
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
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路車有輿輿是赤貌故
知約必用朱錯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不知何所
用也玉藻云一命緼黻黻珩再命赤黻黻珩三命赤黻蔥珩累
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蔥珩則三命以上皆蔥珩也故云二命

蔥珩明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通解朱字對蔥字皇字對瑋字

六帖朱希斯皇有瑋蔥珩古人句法倒用以為錯綜如楚辭言
日兮辰良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退之詩豆登
五岳瀛四尊皆本於此

麟按此章亦紹上章各三句為二連六句為一截前六句以新
田在彼中鄉在此與其車如彼旂旒如此語意亦相應也後六
句亦是言軍容之盛雍容閒暇意有之疑反不甚重鄉央瑋珩
凡四韻集傳珩叶戶郎反○名物疏曰詩話云軹轂之有出者
也釋名云衡橫也橫馬頸上也玉藻注云黑謂之黻青謂之蔥
雅翼云蔥本白而未青青色尤美

○歎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興也隼鵠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鑊也鑊也伐擊也鉦
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入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
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
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
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
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
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孔疏周禮有錡鑊鑊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鑊也似鈴柄中上下

通然則鉦即鑊也鼓人云以金鑊止鼓說文又曰鑊鉦也鑊也
則鑊鑊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鑊鉦也形如小鐘是
鑊亦是鉦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
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未二句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
上不言伐鼓亦互文
嚴緝晨風傳曰歎疾飛貌山陰陸氏曰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
獨隼為有準或曰即今所呼為鵠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
章又以鳥之急疾興其猛勢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
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
罷旅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麟按此章亦斷以六句為一截三句為一連謂興獨至末者長也但後六句鼓自與旅叶端自與闐叶韻脚又一變換耳車之飛而戾天以興其車三千亦集爰止以興師于之試亦自可神會試為肄習張習此進退之節又於何等也但後六句又是承此而詳言之故注曰如下文既云既有下文則前六句為上文亦無疑矣是注以興師衆之盛斷指三千句而進退有節斷指師于句如下文云則以該後六句俱為無疑讀者無自生葛藤可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歸戎車嘽嘽嘽嘽煇煇如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殲仇蠻荆來威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

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煇煇盛也雷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呂記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李氏曰方叔為一時大老○附雅疾雷為雷注雷之急疾者謂霹靂

輯錄方叔元老尊嚴之稱則師卦所謂丈人朱子曰出師之道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也○吳師道曰采芑章十二句三句一韻第四章離猶醜二句一韻通解上三章興體也以三句為韻此章賦體也以三句為韻者三三句為韻者二亦文章之變態也

六帖我車三句一串意俱就我車言蓋嘽嘽煒煒言其數之衆
盛而如運句即狀其勢之雄也○來威非必不戰而服雖用戰
然以其名望之隆遠爾來服有不專主於戰鬪之功耳此亦是
褒美之體未可拘拘○克壯其猶者方長之謀略出於兵家常
法之外得於敵人未發之先不是上文進退有節
麟按此章亦在六句截集傳醜叶尺由反○周南葛覃前二章
亦三句一連後一章又變為三句一連但章各止六句耳然體
與此篇頗得騁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嚴緝陳氏曰南征北伐二詩皆繫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追
采芑之辭緩六月似討而定采芑似畏而服也○北伐則

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龜定方叔乘北伐之感
以臨蠻荆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

太全豐城朱氏曰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
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
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

夫豈曰李云乎哉

古義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翼翼言俱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蒙尚純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
儼齊定尚疾也麗麗充實也東東都維也○周公相成王營
維也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修政

○事外據夷狄漢文主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此言將往東都
也

孔疏言修車馬即首章一章上一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
三章建旒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因田獵
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

呂記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微以下治外而宣
王中興共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此詩所
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共修政事攘夷狄則以乎此矣○程
氏曰攻堅也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平工皆言攻則攻者治
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

○會同者以居天下之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詩柄煥會字
因田獵因字各類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
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
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於圃田也

孔疏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

疏義馳驚於諸侯采地不可也故自以閒曠之地供田獵
六帖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養舍遂以蒐仲
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注時見者王將有

征討之事則為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殷見者王不巡狩則
六服畫朝王則為壇於東諸侯而命之以改焉按當時不是會
司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亦猶春蒐冬狩而
四特之田通稱蒐狩秋嘗冬蒸而四時之祭通稱蒸嘗而觀此
譯而四方之譯通稱觀譯如此篇中稱于苗豈必實是仲夏又
稱駕言行狩豈又是仲冬也
麟按文定此說是大足破入泥古之過于苗行狩則太段取可
韻故不拘耳古義甫草鄭云甫由之草也鄭有甫田爾雅作
圃由十數之一澤無水者曰藪郭璞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
澤是也郡縣志云圃田澤一名原圃在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
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或疑下章言搏獸于敖與此甫草

行狩地名互異謂不應既獵於此又獵於彼按今河南通志古
敖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滎澤南至鄭州界五里鄭州東至
中牟縣界三十五里中牟滎澤在晉俱屬滎陽郡在金俱屬鄭
州我朝以滎澤屬鄭州與中牟俱隸開封府二地相去本不
甚遠據郡縣志言圃田澤東西長五十里則敖地正在圃田中
耳酈道元云圃田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觀斯舟竅
則知渝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
之子于苗從毛傳選徒建旆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敷也眾字較重靜治者其餘擊衆盛也敷
擊徒者其擊置也則車徒之眾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敷者有
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

以備也

孔疏六司馬仲夏教養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釋之也此特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群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之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

嚴緝建旒於車而設旒於旒之前

大全東萊呂氏曰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郟之間士卒設七獲於教前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醫膏可以設仗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慶源輔氏曰選徒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旌旄焉

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選曰擇獸于教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肢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孔疏箋言諸侯赤芾則天子當朱芾也言金鳥連屨者天官屨

人注云鳥有三等金鳥為上罩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即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連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鳥也而曰屨屨通名以鳥

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入兼掌屨為是屨為通名也時見曰會啟見曰同太宗伯文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嚴緝者章以我斥宣王此章以彼指諸侯

輯錄王氏曰人君宜朱帶而此赤帶者會同故也注其臣庶則朱帶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帶會同於王則赤帶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帶也○解頤曰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

方其止也非一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終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昭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

麟按禮書亦云諸侯帶在國則朱朝至則赤其體方其會火山上有頸肩旁與工有紕中有紕孔穎達曰方則紕也所紕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王冕服赤鳥黑絢纁純皮弁服白鳥青絢纁純冠弁服黑鳥赤絢纁純也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討夫既同助我舉柴賦也決以象骨為之其於右乎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攸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

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孽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嚴組決即衛苑蘭呀謂佩鞶也

疏義鈎弦開體謂弓之體開之使內向而來也放弦謂之逐詩諾云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

通解射夫兼指諸侯之同來會者故朱傳上曰蓋諸侯來會者而下曰諸侯之人也孔氏亦曰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同協也以齊上言我字指天子也我舉柴者猶下篇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意也舉如舉事之舉大意云諸侯之人各同其力於以助此積禽之事傳用言獲多句何以見之曰但言積則所獲之多不言自見矣

講意鈎弦則決與右指而相合遂弦則拾與左臂而相符弓之彊者配以矢之重弓之弱者配以矢之輕

麟按集傳飲與柴叶調讀如同與同叶此太穿鑿六帖射夫既同為散句而飲調柴俱下韻必六帖是也然字書無致○調字不田聊切一徒弔切一職流切又一叶徒紅切離騷擊鼓餘而能調叶求築獲之所同是也朱傳或依離騷耳然如此恐不成詩理故不敢信柴字音辨略見召南采芣篇○古韻六却七遇本通用飲柴其類也乃到秦書詔皆可與相叶則調為去聲可與飲柴相叶亦無疑故吾斷欲從六帖○魯詩世學木直作弓夫既調決拾既飲射夫既同助我舉擊則又似遷就而顛倒之亦不足據

四黃既駕，兩駮不犄，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犄，偏犄，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過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甲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此物，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矣。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破物也。
 麟按：隼，傳倚叶於箇，反古義箇韻。

蕭蕭馬鳴，悠悠旌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馬鳴也。悠悠，旌旌也。徒御，徒御也。驚，如漢書夜

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嘩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甲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脇，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射於右肱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馬每寺得千，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泮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散而頒禽均也。
 釋文：王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脊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或又作髀，本亦作髀，謂有前也。鄭璞云：謂有前兩間骨，髀，本亦作髀，謂股外髀，謂水膝也。字書無此字，下本作髀。

孔疏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中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故賓客故先以人而後已取其下也自左膝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膈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也自左射之達右身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必稍遲肉已微惡也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肱為下殺以其中脅成最遲肉又益惡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肱而射之達於右肱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膈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身本當有左肩膈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左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乏自君亦不取以示教法耳每

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犬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冰中不取言勸者用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嚴緝田事既畢軍旅旋歸觀者惟聞馬鳴之聲蕭蕭然而靜無他聲也見旌旆之行悠悠然而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軍者皆不驚擾大庖不盈擇取三十而已○曹氏曰凡事始乎治常平乎亂今獵罷而歸終始靜治○滕腰左右虛向處疏義面傷不獻等謂不獻於君

大全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醉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古義穀梁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馬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麟按此章上兩墨字下兩不字應各二句對說也

是反炤解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

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嚴緝補傳曰之子于征謂有司此之征行

疏義大成以獵事言

大全慶源輔氏曰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則可見其師律之嚴肅大凡行軍用師要須如此方可不然皆苟道也章末二句乃

美宣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安成劉氏曰楚辭集注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車臺公劉卒章皆然○

豐城朱氏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麟按如此即君子大成俱炤本章云盛德太業須開說者頗安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詩經說句

詩經說句

小雅

卷

我輩詩

疏義田獵皆為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而因及此吉日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

古義按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南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

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

祖而禱之既祭而車守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

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孔疏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較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

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

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

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知伯馬祖者釋天

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

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

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嚴緝外事用剛日故吉善之日維戊也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

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疆健而獲多也

其實戊日未田

韓錄晉天文志曰房四星南星曰左驂次左眼次右眼次右驂

亦曰天廐

通解曲禮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田獵外事也故以戊以

庚

六帖凡祭祀為內事因獵行師為外事

麟按字彙戊莫候切本音茂此詩叶莫吼反則音牡集傳禱下

反及好許之反是六句皆有韻同叶也今人讀戊通作務術家

或稱為武俱非是惟孟子集注太甲大戊相整柎仍猶讀太茂

為合耳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漢書云豐茂於戊則解亦即

為茂不但同音云舊韻戊字在二十六省漢武正韻十九省

音解並同古義楚辭云吉日兮辰良天子為白地文為辰十

干五剛五柔十二支六陽六陰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麀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白也差擇齊其反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麀麀衆

多也漆沮水名在兩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維水今自延晝流

廟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禱

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為

為盛宜為天子用獵之所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章教地彼則德

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三山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

之東一名維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維非河南之維也

古義庚剛白也外事以剛日擇馬以田亦外事也孔云必用午

日者蓋於辰午為馬故也邢凱云古今涓吉外事用剛日內事

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燕之亦外事之

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

狗也。麟按上章言備其具而可獵此章言得其地而可獵亦自未獵詩言也集傳馬叶滿浦反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來寧左右以燕天子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至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舉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孔疏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本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宜然故二曰友三曰群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一定要三也
巖緝釋地曰廣平曰原○錢氏曰俟俟緩行若相待也

射按中原即溱洧之地也其析自孔疏以下俱以獸言至聚問講意始主地言未二句見人心既勤意須既得氣象六帖儻儻二句只是多意集傳有友俱叶羽也友○鄭維書文八三為衆而獸三則為羣人二為耦而獸二則為友亦先輩集中擊語

○既發我子既拔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賦也發發矢也承此曰祀一矢而殪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天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渾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為祖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孔疏小者射中必死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成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本兕言殪言射着即死且以酌醴是

詩經卷之十三 射 射

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且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
乏為脯漬乏為醢則在道且不得言俎實矣

嚴緝儀禮注曰方持弦矢曰挾

疏義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

詠通上章是方獵而人心踴躍此章是既獵而禮儀甚備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

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

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

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

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

室中哀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

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雁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

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

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故此

疏義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也故以起興○此章離散

時也

講意興意四句止劬勞就矜人上見如草卉露宿之意鰥寡即

可矜之實故注只以下句言之蓋流離瑣尾未妻有不相顧者

多矣亦不必用泮中老而無妻二句

六帖鴻雁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人民流離未得所止

麟按集傳野叶十與反寡叶果五反古義摩韻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有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

雁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正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

獲安定也

孔疏五版為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墻長

丈高一丈是版廣二尺也

嚴緝曹氏曰鴻鴈之趾連蹄不離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失

所不安之象書以羣羣既階陽鳥攸居為得其所

疏義此章安集時也

通解此章劬勞就版築上說與上章不同

講意古人築室以垣墉為先百堵言築室之多也

六帖一章悲中寓喜二章喜不忘悲○唐應德曰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彼一特也安知今日之及此乎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

一時也宜復向日之可哀乎

麟按興意亦四句止集傳澤叶徒維及宅叶達各反古義摩韻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比也流民以鴻雁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推知宣示也知者聞

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苦

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

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釋文赫本又作發聲也

疏義前二章以鴻雁興之子此言鴻雁而不書之子則以彼而此也○此章言作詩所以告哀也

通解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戍為劬勞也○不是此劬勞只與于征之劬勞相應二章雖曰劬勞終是喜幸之意

講意二句截哀鳴二字極重

六帖鴻雁聲哀故三章以為此

說通哲人暗指宣王惠人是相形語不必追論厲王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

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

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

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釋文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

庭燎皆是炤眾為明

孔疏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

之大事供養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

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

大燭為門外其散則遍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

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朱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
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呂記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

嚴緝鸞聲將將蓋來者多而其聲揚也

疏義司爐之炬音毀以物云者即松葦之屬鄭氏以古制未聞
故謂之物則意度之爾束之以百則大五十則以次而小
也

六帖夜未央庭燎之光上句是詰問之詞下句是想像之詞其
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正如明珠走盤春鸞將去着一雖
字便非玄解

古義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幾衛士鷄唱可

謂鷄鳴歌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艾晝也晰晰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餘行鸞有節也

釋文艾鄭音刈晰本又作晰之世反

嚴緝晰晰然其光漸小

大全臨川王氏曰其光衰也

通解此詩皆一時語無再問三問之說安成劉氏說差蓋心常
恐脫故愈問而愈盛也近而聞其餘行鸞有節者疏義曰始猶
稍遠至此則如近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旒
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既至

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真箋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詩也朝禮

別色始入

嚴緝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

語類時舉說庭燎有暉曰暉火氣也大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

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

麟按太全暉許云反集傳音熏研叶渠斤反

庭燎三章五句

增釋許氏曰此固王者勤於視朝之詩可見卧不安席中

夜以思惟恐時之後也是以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

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

威儀莫不和慤以俟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

意自見於言外矣

麟按詩傳聞曰舊說此詩以為一問再問三問然則宜主

非果問夜不過枕上驗詩三首耳又豈是彼則問之煩煩

而他夜不盡然乎蓋王者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

故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然自未央至向晨自

聞鼓至辨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敘豈成文

理或又謂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於未央進銳退速

非可繼之道則幾於說夢矣亦是

河彼流水朝宗于海就彼飛集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請友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汚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於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孔疏。春見曰朝。二句。太宗伯文也。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疏義。朝宗於海。知所向也。隼飛或止。知所止也。○物各有知。人不知物。故以起興。○親疎遠近。皆無肯念亂者。詩人所以深憂之也。
通解。當安。危。利。畜。之。餘。動。之。以。天。經。地。義。之。切。
講意。此與下章。皆以兩事興一事。
麟按。此下二章。雖皆兩事興一事。然是四句興四句也。與南山

有。喜。體。例。畧。同。但。彼。以。兩。事。興。兩。事。較。整。耳。集。傳。海。叶。虎。消。反。友。叶。羽。軌。反。毋。叶。滿。消。反。○兩。事。興。兩。事。整。詞。也。兩。事。興。一。事。層。複。不。已。之。詞。所以深致其決也。
○涉彼流水。其流湯湯。就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波。涼。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再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蘇傳。湯。無所久也。飛揚。無所止也。
疏義。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此章不蹟者。致亂之由。下章我友故者。止亂之本。

麟按集傳行叶戶郎反。○前章反與此正與。

○駝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致矣，謹言其興。興也，率循訛為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教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疎義循彼中陵，言不構絕，曠達知自過也。○隼不自縱人，乃縱讒亦以人不如物起興。○我友必指在位者，蓋邦人諸友中之一人也。

通解能自持以敬，則已無可讒之事，人無可讒之機，故讒言無自而興。始憂於人，人字指訛言之民，非指兄弟邦人諸友。卒反諸己，謂吾友各人當反求諸己，非專指自己也。

麟按此章以兩句興，兩句至四句截，亦反興也。

汜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大全定字，陳氏曰：始念亂，而愛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麟按魯詩世學末章之首有汜，彼汜水東，灌于瀛，二句注云：灌，衆沍，趨走之，見東海曰瀛，必是附會。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於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檜。其下維穉，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此也。鶴，鳥名，長頸，喙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

九里阜澤而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擇落也。錯其礪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以，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鷓鳴于九阜而散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擇，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絲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既義四者皆舉，以為例。四者雖有不同，惟能明善誠身而不蔽於私者處，此無雜矣。

輯錄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於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為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檀擇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

求諸身者也。解頤曰：知誠之不可掩，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教情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與。九阜釋文曰：韓詩云九阜，九折之澤。漢氏曰：澤曲曰阜。見楚辭。注：擇落，呂叔與曰：落葉穢雜。大全應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諷刺上者，皆不主于政事，而主于文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諫。

講意通篇既是託喻正意只可繳內以已意說出若以注語今貼每段之下則非詩人本指○錯字說言砥礪之用亦不必專就至說有礙下章

六帖按鶴軒前垂後脚青黑朱頂白身長頸洞尾頸真有黑尾則未嘗黑也錄此以証疏傳之誤

麟按集傳野土與反則與渚為一叶下釋與錯又為一叶第三條多一旬乃是樂彼之園爰有樹檀二句為一旬也雖集傳園又叶檀而子先從之然頗不心○據疏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則九臯非一定之名也又說文淵曰水也列于九淵

同然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涸者命之曰淵李肅遠云水通之為川塞之為淵荀子云積水成淵與潛字意較合江汜注渚山淵也水岐成渚即魚泳游之處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皮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王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廉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王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非正解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節子云釋文穀說文云楮也從禾穀聲非從禾也

言經言終
卷十三
詩經

孔疏以上檀樺類之。凡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秦荆場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穀中言時素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搗以為紙。

麟按此章四條皆進一層以為變化。穀詩緝本作穀從德明引說文從禾非從禾語也。然洪武正韻五穀之穀作穀以為從穀從禾。維穀之穀作穀以為從穀從禾。則說文解當爾。詩緝竟作穀者誤。字彙維穀字或又作穀。俱收木部。五穀字另作穀。收禾部。與洪武正韻同韻。瑞又引說文云五穀之穀或從米作穀。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形弓之什十篇四十一章二百五十九句

是脫而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祈父之什一之四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于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申故以為歸。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子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常貴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軍士終於夕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子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鄭箋以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轉移也。以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汝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六軍之士出自

詩經

卷十三

六

職廉右

六卿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孔疏若疇圻父亦酒誥文也彼注云順疇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誤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繇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常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常士八百人其職云常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楹板也然則為王閑守乃是常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書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士常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士正軌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

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常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小司徒職曰乃頒以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卿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卿也掌封畿兵用當作畿字古者所圻畿字得通用故此作所尚書作圻嚴緝無所止居謂使之從征在外無定居也

孫義圻父薄違者謂圻父追逐違命之人
韓錄所與畿通父亦與甫通說文男子之美稱亦謂與之也
大金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

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易虎賁曰掌先
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以所謂爪牙者也
○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
人容易出一句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麟按集傳牙叶五胡反三禮解詁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
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又尚書酒誥文
矧惟若時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蔡傳况爾之疇也而
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
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圻父政官司馬主封圻農父教
官司後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主廊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其
解悉同但箋傳云若疇圻父而集傳云圻父薄違則似以集傳

為正且因與即知謂司馬圻父古有與名亦非杜撰也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

嚴緝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復未已

麟按今士止俱在四紙韻

祈父實不聽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事

賦也實誠尸主也饗穀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至勞苦之

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

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

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聽其意謂

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

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二十九年戰於千
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
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
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
過現是詩所刺則于晉之言豈無所自欤但今攻之詩文
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輯錄千畝索隱曰地名在河西介休縣姜氏之戎韋昭曰
西夷別種四岳之後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

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與則是自戕其上之衛末章
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與則是不
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
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效勿踐無忘之
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曹氏
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
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
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
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
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
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

詩經

卷之三十一

賦類

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其具其刺之也客哉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繫維
其足維繫其鞵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為賦
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
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以逍遙而不丟若後
人留客而投其鞵於井中也

嚴緝疏曰信二十八年左傳云鞵鞵鞵杜預注云在晉曰鞵
在胸曰鞵在腹曰鞵在後曰鞵鞵鞵音憲引養半○穀之
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圃
同地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冰菜苗也若以

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豆菜也亦菜之類

韓錄漢書陳遵字孟公每大飲輒閉門乳客車轄投井中雖有
急然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嘉賓
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賓猶道遠也

通解夕非朝也注言夕猶朝者同為鞵之轄也藿非苗也注言
藿猶苗者同為已之物也嘉賓之義非道遠也注言猶道遠者

又不過同為我留之意也玩三猶字只重其意也上下相同焉
耳非謂其義亦同也

麟按說文曰藿木之少也於焉嘉賓猶言有嘉賓亦佳句集傳
夕叶祥禽反容叶克各反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道忠。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前語為正。為來之疾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道，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駒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道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可廢，靡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太全壘山，謝氏曰：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居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安成劉氏曰：蓋謂之大者是王，小者是侯，招橫使來也。

麟按：以與下章又設為去就之兩端，以形容之。辭慎爾勉爾，皆強之之語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來，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逸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散而有遠我之心也。

嚴緝：空谷，寂寞無人之所也。芻，刈草也。俗作芻。今日生芻，新艾之草，所謂青芻也。○言賢者遠遊，在於無人之空谷，所謂寬閑之野，寂寞之濱也。其飼馬以新刈生草一束而已，無穀以秣之。

然其人則如至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則以草新刈而青者為愛客之厚此詩則以生芻見賢者之處淡薄其意各有所主季文子無食粟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隆逢一豆皆因馬以見人也蔭音閑又音寬牛馬食餘草節講意注中歛字語字糞字自詩人說來字入字秣字自賢者說麟按爾音只穀明相通以示勿絕非必又望其經濟山林而預人家國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也穀大名穀善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

詩託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與於此而將歸矣

六帖善道即患難相救恤之意

麟按黃鳥三句斷指故國此邦處方有轉折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吾諸兄

此也

麟按不可與明東萊曰不足言知其緩急休戚華谷曰言以橫逆加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也俱通然華谷較有與字集傳明叶謨即反兄叶虛主反古義陽韻

○黃鳥黃鳥無集于柳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

復我諸父

此也

麟按大全父扶南反古義麇韻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主之末民有失所者意它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與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主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戒畜復我邦家賦也樗惡木也婿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婿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取郵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

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孔疏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新之惡木也

呂記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

麟按集傳家叶古胡反古義魚韻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賦也蕞牛類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嚴緝陸璣曰蕞似蘆葍而葉長可齧為茹○曹氏曰蕞蕞皆野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不以異賦也蕞蕞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

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以忠厚之意

呂記陸璣曰蓄幽州人謂之當燕其根正白空著熱灰中温敬之饑荒之歲可蒸茹以禦饑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常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卹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富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說通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耻也以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幾富散貧薄俗之大喜新忽故人之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辭亦如人微罪之意

麟按集傳蓄叶筆力反異叶逸織反大全成論語作誠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主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亦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經說約卷之十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參訂

秩秩斯干。幽於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備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葉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只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



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
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巖緝疏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其禮唯人

裁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雜記

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長樂劉氏曰

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

韓錄陳氏曰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頌者美其事而祝其

福禱者祈以免禍也

太全廬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

記檀弓晉獻太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輪焉歌於斯哭

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慶源輔氏曰

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蒙蕭二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

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

講意水即豐水斯干南山皆在前斯干在內而近居故曰臨南

山在外遠而可見故曰臨水南山亦重在築室之美上

六帖兄弟三句實就居室上發式相二句勿涉戒意○秩秩甲

白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

麟按干山一叶苞民好猶一叶集傳苞補苒反及莫口反好許

厚反猶余女反是也字彙又曰猶又尤救切音宥又猶豫之猶

洪武正韻亦收十九宥內苞叶補苒則字彙音採本雅實方實

苞並同○古義秩毛晃云本再生稻之名借為秩序字重言秩

秩者毛傳云流行也徐鍇云有聲貌兼此二義方明言其流之

秩者毛傳云流行也徐鍇云有聲貌兼此二義方明言其流之

有序也。竹言根本業。繼言枝葉繁衍。言其本茂言其末

似續也。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變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姓克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

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

東南其敵也。爰於也。

毛傳西南其戶言西鄉戶南鄉戶

呂記王氏曰燕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

麟按言戶或可舉東南以該西北。則無西其敵。豈其賦之說

矣。集傳益本孫毓然誤。六帖此章五句皆一韻。戶大全胡五

反。約之閣閣。擗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

○約之閣閣。擗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擗築也。橐橐杆聲也。除亦去

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羊尊大也。君子

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

大全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牆垣而堂寢次第當然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牆辟之美而為君子尊大之居也。蓋古

人築垣為辟堂上東西牆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

之辟。謂之墉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六帖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以為尊且大

要玩以為二字不就室上說尊大也。

麟按築垣墉即是築室。諸說家皆然。亦是不然。上下四旁上字

君子所居居字便無着處。但下兩章之堂室則又於中細分之

詩經

耳鴻雁百堵皆作。亦即是言築室可以類見。○六帖此章亦欲
五句皆作「丁韻」然集傳字叶平遇。○則開素為一韻。除去茅又
為一韻。未嘗不直。○古義亦云。開。深。無韻。除去茅。却韻。

○如。改。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鞞。如。翬。斯。飛。君子。攸。蹇。
賦也。改。棘。立也。翼。故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鞞。
箱。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鍊立。而其器翼翼也。其廉

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檐
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
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鄭箋伊維而南。雉素實。五色皆備。成章曰聲。
呂記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蹇蹇也。

嚴緝釋文曰。改。脚跟不着地。疏曰。棘。此臂翼然。今日。如論語翼
如也。之翼。入舉腫。則棘臂翼然。如鳥舒翼也。

說通四如字。是形容。不是辭喻。

麟按。大勢。嚴。言。廉。皆。蹇。之。接。隅。者。蹇。之。角。在。堂。則。亦。言。堂。四。角
也。棟。者。脊。柱。字。者。室。之。四。垂。簷。者。屋。之。前。後。正。簷。阿。者。棟。邊。飄
出。側。簷。○蹇。集。傳。音。齋。寬。與。飛。叶。上。翼。棘。革。另。叶。然。文。勢。四。句
截。而。第。三。句。作。轉。頗。不。便。六。帖。亦。欲。作。五。句。一。韻。是。也。但。字。書
無。改。姑。闕。

○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其。正。噦。其。實。君。子。攸。寧。
賦也。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
噲。猶。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與。寗。之。間。也。言

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太全廬陵李氏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邢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郭氏云：窔亦

隱間。

麟按：庭者，室前之庭。楹者，廊廡間之柱。平陽冥陰，則以一室為別也。正集傳叶音征，則此章之五句一韻，自不待言。

○正堂上韞，乃安斯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箚，巖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怒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頭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此其君安其室，居夢此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

孔疏釋草云：莞，苻離，其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亦名蒲。用為席，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廉，故得為兩種席也。司几筵設席，皆廉者在下，美者在上方。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績純如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也。竹葦曰箚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也。且詩每云：箚弟用為車蔽，是竹箚可知。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箚，在如初，則平常皆箚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箚同。嚴緝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說，如今落成，致語上梁文之類。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此人情之至願，故頌禱之辭曰：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此，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為之辭，非實有。

是夢也

太全漢氏曰莞又名燈心草生池澤中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
筴之簟所以覆席

通解乃占我夢猶言記夢與下占字不同

麟按維熊二句只敘不議方留下地集傳寢于簡反與草叶夢
彌登反與興叶蛇于其反與罷叶凡三轉韻維何句喝過○名
物疏詩義疏云熊能攀援上高樹續按神記云熊無穴或居木
樹孔中圖經云熊形類犬豕而性輕捷墨客揮犀云熊於山中
行數十里悉有踞伏之所埤雅云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字說
云熊強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罷亦熊類而又強焉然
可罔也雅翼云熊入足黑色革厚筋篤獵者刺其革不可得入

隨有膏膜之○埤雅云罷似熊而大堅中從自能緣能立爾雅
翼云獵者云罷熊之雌者力尤猛柳宗元稱鹿畏獾獾畏虎虎
畏罷罷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埤雅云他狀似蛇而小銘曰
為他弗摧為蛇奈何以此故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罷男子之祥維他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太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罷陽物在山疆力壯毅男
子之祥也他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
有否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
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
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
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

祝馨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蘇傳熊羆毛物陽之祥也也蛇鱗物陰之祥也

麟按此章首句唱過下兩之祥以同字相叶下四句太人占之
之辭也○圈外注觀天地之會至贖惡夢皆周禮文王前五至
守至正皆禮運文王中句心無為也句太卜之屬有占夢無木
人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美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嗶嗶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
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美之以璋
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

家為君為王矣

孔疏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
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
圭曰璋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為天子之
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
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
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呂記王氏曰其位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
聲者知其滅羊舌氏也
嚴緝東坡賀人生子詩云試教啼看定何如今人以兒初生啼
聲長而大為福壽○今考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云圭鏡象

春物初生半圭曰璋夏物半死然則圭之體銳璋則圭體之半也一圭中分則為二璋也瓚有圭瓚璋瓚瓚也。以圭璋為瓚之柄以裸於宗廟有璋玉以禮神及朝聘以為瑞鄭以棖棖奉璋為璋瓚郊特牲灌以圭璋是璋瓚亦名璋此生男弄璋必不用祭龜之璋瓚當止是璋玉也。

增釋許氏曰初生之子未能勝衣極襦而已今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裳者服之備也所以期其成人也故曰服之盛也。

通解夫之以璋尚其德也尚尊也其德男子之德也言美之璋者所以尊其德也期其如此也。

說通詩故云弄璋南面之象也有室有家正指婚姻之室家言與君王對看。

禮按璋高皇帝御諱今文通作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楊載美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訟權。

賦也楊襦也瓦紡埽也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甲之也衣之以祿即其用而無加也美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益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飲寡酒探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疏義祿縛兒被也小兒初生所必用者男子則加裳以飾之。

子則不復加飾，但即其所常用而已。

輯錄黃氏曰：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為一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與。

語類瓦紡塼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入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

二物，如今銀字樣，意其為紡塼也。然未可必。

六帖寢之於地，卑之也。乃天尊地卑之義，非謂卑賤。

麟按：上章牀裳塼，皇王此章地裼瓦，儀議雁皆一韻。集傳瓦叶魚位，反儀叶音義，雁叶音嚴。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舊說厲主既流於彘，官室圯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之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疎義下管與升歌對出，燕禮與太射儀。

輯錄注云：笙奏也。又云吹蕩以布新宮之樂。

太全朱子曰：儀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新宮三終，李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即

斯千詩。慶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思，其角載

灑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賦也黃牛黑唇曰特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特者

九十非特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灑灑然同而動其耳溼溼然

王氏曰灑灑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

溼溼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

牛羊衣多也

釋文特本又作犛灑本又作灑亦作戰同本又作鬪亦作齡郭

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

孔詠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特

者九十頭直知特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特者之數也

大全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特以特計也黑唇為

特則黑背為犛黑耳為羣亦各以其數也皆音初犛音袖犛音

尉通解言誰謂者起前自既無其羣不可數與非特者尚多二句

乃朱子據本文言言特而推之云然不是詩人本等口氣

本帖徐士彰曰爾牛來思四句正言牛羊之多亦不必他求只

把角之灑灑耳之溼溼一想像其形容則牛羊眾多之景象瞭

然在目矣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糞何蠶或負其饑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訛動何揭也糞蠶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

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而牧人持兩具齋飲食從其所

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疏義如祭四方之神。而各用其方色之牲。則五色各有所用。色備如此。隨用而足。

麟按集傳池叶唐何反。物叶微律反。具叶居律反。意蓋以阿池化韻為一韻。物具又為一韻。然本帖又以阿池訛為一韻。候具為一韻。不知其說何居也。愚意此章上六句亦各以三句為一連。則但云訛候為一韻。而物具依集傳又為一韻。轉換方合。又古韻候字本可與孚符等字為叶。物字本可與制孽等字為叶。則雖不云微律居律似亦無妨。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

摩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羸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博禽獸。其羊亦馴擾從入。不假筆楚。但以手摩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疏義堅強猶曰壯盛少損曰騫。全壞曰崩。不騫不崩猶言無損壞也。羊有疾輒相汗。故曰羣疾。

大全臨川王氏曰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也。通解畢來就在野言。與入牢對。

麟按集傳雄叶于陵反。則此章上六句亦三句一連也。○本帖又言羊性至躁。故摩股。三句亦獨以羊言。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太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旒。邦野所建。統人少。旒。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知魚之多。旒所統不知旒所

統之衆。故夢入乃是魚。則為豐年。旒乃是旒。則為入衆。六帖徐士彰曰。衆維魚。旒維旒。只是恍惚。所見如是。非似入實

魚似旒。實旒之謂也。亦非入變為魚。旒變為旒之謂也。兩言可謂曲盡夢中情狀。

說通豐年。象家二句。亦以其意言之。若沾滯言之。則愚矣。麟按集傳年。叶尼因。反字彙音寧。與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同。周禮司常職云。州里建旒。縣鄙建旒。鄭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

五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又大司馬職云。郊野載旒。百官載旗。鄭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養卒也。百官。知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禮書云。司常大閭。州里建旒。州里之常司馬治兵。百官載旒。一時之事。然多寡義未明。

無羊四章章八句。太全東萊呂氏曰。以斯于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

六帖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廣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闕天下國家之大。

麟按斯于落成。無羊者。牧然未段。各以占夢。結束是文。人

麟按斯于落成。無羊者。牧然未段。各以占夢。結束是文。人

自計活路處子瞻亦辟之道士蓋出於此○此篇形容故事之成每在言外亦所謂如燈取影橫見側出文筆之至妙者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軌何用不監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木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具俱瞻視惔惔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以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孔疏尚書周官云大師太傅大保茲惟三公下云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也孝經注以為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尊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南山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惔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况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箱入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華谷嚴氏曰竊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說通曰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卜道路以目景象蓋小人欲

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後以沮人之議論者也。獨如國家何哉？卒斬此時未斬也。以若此為略無變計終必至於斬耳。麟按此章正與四句截然以憂心如按竟接民具爾瞻語意蘊蘊之甚。注補而其所以為不善一句豈不可以解詩要以入詩非也。下凡朱註用補句者類然。

○卸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傍倚之狀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倚然皆不甚通薦瘥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卸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

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麟按此章反興亦四句截于由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倚其長也赫赫師尹而不平謂何以此詭為正天怒人怨注雖對舉然民言二句自為二連不必以民言一句對天方二句憯莫句總承以狗俗說八句兩截凡四韻猗集傳叶於何反與綠竹猗猗一例嗟叶遭哥反字彙云左平聲釋名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然韻書嘉嗟俱在亦麻末二句換韻另叶亦自直捷○今閱古義正同余解猗何多歌韻嘉嗟麻韻

○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言終語終
卷十四
不學吳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懲空窮跡也。言尹氏太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其心而既不見懲弔於果夫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眾并及空窮也。

麟按此章亦以兩句一連說落為正觀均字不可韻不當在第三句讀住可見然俗家或開而却走矣。氏集傳叶都黎反字彙音低。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膺仕

賦也。仕事問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塔

之父曰姻兩塔相謂曰亞膺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乎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膺仕則小人進矣。嚴緝師尹於政事不躬為之不親臨之。疏義凡事必咨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耳。民已不可欺况欺其君乎。大全臨川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語類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

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只是他一個不好。少間到那

瑣瑣姻婭處是幾個人不好了。

麟按集傳信斯人及與親叶。始養里及與子仕叶。

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

賦也。傭均鞠窮訕亂矣。非屆至闕息達遠也。言昊天不均而

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

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

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

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

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

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上之理焉。後皆效此。

疏義鞠訕大戾即二章天怒人怨之事也。不平之禍至於如此

六帖玩上章集傳實重用久一處。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苟而

不用其至意。姻婭膺仕有用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故此章集

傳又開言之。不傭不惠雖總是天怒人怨。然要於窮極字認

出。不均意乖戾字認出。不順意屆極也。至也。盡心竭力之意。君

子如屆四句言持危定傾。易於反手。正所謂為政不難人自不

為耳。

說通闕如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之意。君子之。以柄政者言不

可專指至。以末章方及至也。

麟按集傳。屆居例。反闕若柱。反與惠戾叶者。亦是作此音讀也。

前備詁另叶後夷建另叶因不待言

○不厭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百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賦也酒病曰醒成乎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正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此也

疏義此與三章相似亦與四章相應
通解卒勞卒字有不自改意

麟按集傳定叶唐十反姓叶桑經反亦兩句一連說落為正然末二句政姓俱讀如字換韻另叶自佳○古義雖兩岐然政姓叶敬韻亦與余聞合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威威靡所馳驅

賦也項大也威威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馳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威威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馳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拜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孔疏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為大

疏義馬頸大則肥壯可知

麟按家父周大夫天子大夫也如今京官相似故云四方靡騁而東萊亦有本根枝葉之說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驍矣

賦也茂盛相視憚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憚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驍酢不以為

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孔疏言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

六帖此章言小人之暴戾反覆大率指尹氏與其徒也。蓋人之相與亦有情好甚洽而一旦誣誤遂至視為仇讐終身不合者。

此理之常不足為怪。乃若茂也恐相加則牙戟輒起及既夷憚則。

如相齟既離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之態甚不可窺測也。而。

當與之共事真成畏塗矣。

麟按此合上章上似言其去不可而此言其留不可也。故。

集傳曰無所適而可蓋總辭也。疏義欲以適字紹上聘字而諸。

家從之遂使支離難通今為正之。

○吳夫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吳夫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

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為。

惡何時而已哉。

疏義小人不責已而責人如此。

麟按集傳正叶諸益反古義康韻。

家父作誦以究王誡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為。

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

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

存。

詩經說約

卷十四小雅

賦

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於亂本而歸之。王心馬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救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入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入皆得其當矣。

大全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慶源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馬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嘗譏尹氏之用，不入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

麟按集傳邦叶卜上反詩韻。訕二冬邦三江古亦本轉用。○古義家父周大夫何休以家為采地，因以為氏。

節南山七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惜莫懲嗟，曰降此鞠誥，降此大戾等。

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邊後詩也

古義左傳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俱作節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心癩憂以痒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平月者以純陽用事為平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癩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然眾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癩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

大全華陽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麟按集傳京叶居良反。京言憂之大者。事關國家不係一身之私也。癩憂子先曰言所憂者深人之所不見也更妙。聚岡曰念我二句言已獨憂之。哀我二句則言憂之切而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癩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

賦也。癩病自從養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痒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為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通解言不由衷則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講意有悔謂念我之憂益甚者為沽名矯激而妄加排拂也。

麟按集傳瘠音度後叶下五反俱當上聲口叶孔五反愈愈疊字字法新甚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惓惓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器我固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一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太全學山謝氏曰忠良不重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

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講意哀我哀之也瞻亦我瞻之也麟按以上諸說俱看得詩人有地也然子先云不必如此周旋詩人本意不過為危言以動之耳亦妙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現天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不朋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

上于世况夕

卷一曰

歸部

歸部

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兩
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
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疑出於此

疏義人之視物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乃無別此以人之
有見興天之無知亦反其意以為興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大者為新細者為蒸其分明也○史記吳入
楚于胥鞭平王乃申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吾
聞云云

麟按靡人不勝似專就禍淫一邊言云懼句方可接集傳夢十
莫登反古義蒸韻

謂山益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其之懲及彼故老訊之占夢
具曰予醒誰知鳥之雌雄

賦也○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宮
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益
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
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
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
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
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亦自以為非君臣既自賢
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
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醒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

乎

歐義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

通解此章四句分上言無正訛之君下言又無辨訛之臣下句是借言以明意非喻也

六帖謂山益卑二句既非比體亦非譬喻蓋借影說○至實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益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則其他無實

而可據者又可知已蓋其平日篤為張訓之言以顛倒是非類如此也亦見其易辨○具曰予聖二句眾說牽纏未是只言雖自以為聖而于訛言實不知也凡求詩人之言寧淺無深此第一義

一義

○此民之訛言緊結上一句說注如此矣三字妙言易辨則以起下莫懲為可怪子先語亦可味也集傳夢亦叶莫整反雄叶胡陵反古義亦蒸韻

○謂天益高不敢不敬謂地益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也場

賦也局曲也踣累足也踣長言之也脊理場也也場皆毒瘞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之而使之至此乎

呂記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說文曰踣下步也

巖緝不敢不局懼墮也天也必無懼陷喻身

處亂世禍出意外則然

疏我哀今之人人字指護人

大全臨川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

序有脊理○登山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入

者為冠為錫世道亦可哀矣○慶源輔氏曰所謂此者即上所

言局蹐而不敢自言者也

麟按觀臨川說則知注此字觀慶源說則知注至此字

聚岡曰謂夫四句實是詩人之詞不過托人言以自譏耳倫

次序脊條理也子先曰事未至此而妄言之則無倫○集傳局

升居亦反古義陌韻

瞻彼阪由有說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抗我仇亦不我力

與也阪由崎嶇境坳之處莠茂盛之貌特生之苗也抗動也

力謂用力○瞻彼阪由猶有藜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怨其不

我克何哉亦無所歸怨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怨不

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雖然終亦莫能用也

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鄭箋言有資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克勝也云彼之生也

蘇傳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

不克再聖

嚴緝重言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許其意

疏義地力雖至薄且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人皆理之難

寺經

卷之四

三

集傳

明者也故以為興

大全崎嶇山險也境峭瘠薄也托顯赫頓挫之意也

通解執我仇即求責無已盡遣以勤勞之意

○心之憂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赫宗周衰如威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衰如幽

王之嬖妾衰國女如姓也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

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

赫然之宗周而一衰如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末滅以

衰如淫姑諶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

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衰如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

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詳必其然否也

鄭箋後四句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

釋文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成聲火成

於成陽氣至成而盡木或作滅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

滅周主於衰如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

罪也○豐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

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太

戎滅之也衰如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

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

亡於衰如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衰如以滅之而無德

如湯武以懲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久者未泯也
 噫當是時天命之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於周者未
 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羣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絕
 於天結怨於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古義列女傳云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
 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伺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
 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祭歲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蔽
 祭積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
 祭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謀之化為玄蛇入後宮
 之童妾未幾而遭之既笄而暴當宣主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
 棄之先是有童謠曰厥彌箕服實亡周國宣主聞之後有人夫

妻賣祭服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未幾夜逃聞童妾遭棄
 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以始有獄獻之以贖
 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始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
 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為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為太子幽
 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
 姒之意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
 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太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
 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為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
 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
 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
 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

宜白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周衰赫滅之此之謂也

麟按胡為厲矣注疏蘇子由集傳讀詩記詩緝及今晟舍閱本俱作胡然厲矣魯詩世學作胡為厲之厲集傳叶力祭反威與滅據洪武正韻本是二字滅彌列反威呼決反然說通引姬說云滅用水用戈以成灰衰如以一婦人實為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故去滅旁之水亦不知詩人有此意否也但字彙威在大部而滅另在水部則作此分別義亦通耳

○然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爾載將伯助予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既載也輔如今人縛於輻以防輔車也輪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

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孔疏考之記車人為軍有大車鄭以為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車為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是訓輸為墮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墮作墮音麾

講意蘇氏注是逐句解去。還只依本文次第說完。然後以所喻
意繳之。不可更存襯入。以截斷文氣。
麟按此下二章既皆為比。則終其永懷。下句無論為其人自思。
與君子代思之。皆當屬駕車不當遽屬王也。子由說最害事。須
就本文理會。輔集傳叶扶雨反。予叶上聲。古義磨韻。郭忠恕云
予本無余音。後人讀之也。○依蘇注永思其終。則終共永懷。倒
句法也。謂君子思之。自無妨。但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八字。須一
氣所謂永思其終。即思此陰雨之寤耳。不可又看二句作兩層。
又寤又字或紹。既載亦倒句法。負重行遠。而又陰雨溽滑。總見
無可棄輔之理也。看古人詩。只如看今人詩。無中生有。乃添陰
雨二字。宕起下文。又不言其車。而先念陰雨。俱是筆意映。顯須

要想到識到

無棄爾輔。馮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踰爾軌。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此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
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顧視其僕。則不隨
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遵其初。則厥終無
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乎。
孔疏終踰絕險。報上又寤陰雨。
歐義此章猶欲救之之辭。
講意無棄爾輔。是喻已用之賢。以輔而踰。太臣也。屢顧爾僕。是
喻益求總用者。以僕而踰。庶民也。蓋有輔則輔車相倚。而防之
者有其具。其視車載而棄輔者。不俾矣。顧僕則僕夫孔多。而御

詩經

卷之十四

六

詩經

之者有其人其視載輸而號伯者不同矣。
 麟按此章亦斷以兩句一連說方有次序集傳甚明朱氏輻輳
 僕三層聚岡末三句總承之說俱不可從。○集傳輻輳叶筆力反
 與伐檀坎叶輻同載叶節力反與出車謂之載矣同意叶乙
 力反則洪武正韻臆亦作意賈賦請對以意師古曰叶韻音億
 史記作臆是也然此上兩章惟載輸之載如字作代反解當為
 則此章載字與上章既載爾載俱昨代反音在舟車運物也今
 估船裝貨亦曰載讀如存但此章因就韻又叶節力耳上章集
 傳載車所載也解如是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惻念國之為
 虐

此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感矣其潛雖
 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嚴緝然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惻然惻感者難念
 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惓
 惓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惓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
 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昔
 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楚而怡然不
 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疏義云訓旋周旋也小人指讒人輩燕雀下段出孔叢子慎劫
 篇

輯錄突窳突也決破壞也

麟按集傳憇然痛也。或又作憇然疼痛也。然至於疼痛實然。

且憇然痛不可著點。非朱子分釋之例。然憇然痛實本毛

傳細味憇亦只可形容其痛不可即謂之疼痛也。但毛傳皆

分隸經文各句之下。上曰憂心憇。下釋曰憇然痛也。於義

方通。今集傳亦似朱子偶載未甚簡賅耳。穀集傳音父。疏義大

全俱云。戶交反。無韻未詳。六帖乃欲以酒殺為叶。雖不知其所

本似亦有理。魯詩世學本作又有殺蒸以就下叶。必附會也。

古韻酒字可與苞苞字為叶。或讀如焦也。據古義則酒叶子

小翻殺叶下了。翻條韻文定當不越此兩解。

此彼有屋。蘇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大是標。舒矣。商人哀。

此傳獨

賦也。此小貌。穀。窳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天禍。極

害。可獨單也。此然之小人。既有屋矣。穀。窳陋者。之將

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極喪之耳。亦無所歸。怨之詞

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憇。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賑寡孤獨也。

疏義此二句亦指譴人輩。

大全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

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都矣。富人哀此傳獨。

正月十三章八章。二句。五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月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去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

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六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盛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月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孔疏：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

韓錄集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陳師凱曰：三百六

十五度之外。其餘分於一度之中。當四分之二。如以一度分作九百四十份。當得二百三十五份也。左旋於地。陳師凱曰。坐北面南。則東為左。西為右。天運降於西。升於東。故為左旋。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疏義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日不及月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九分度之七。以十分計之。則三分七釐弱也。陳師凱曰。如以一度為九百四十份。而以十九除之。則每份該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微。以七乘之。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六微。以十九乘之。為全度。該九百三十九分九釐九絲九忽二微。虧八微。故日一歲而一周。天疏義曰。約計三百六十五。日零

三時。此即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也。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疏義曰。約計二十九日六時零三刻。奇即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也。陳師凱曰。以一日十二時除九百四十分。則一時該七十八分三分分之二。此云四百九十九者。是六時零二十九分也。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比十二會。陳懼齊曰。月行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日一年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與日十二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疏義曰。道者。日月所行之道也。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度也。日月之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會。同其度矣。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

其道也。至此而南北相交，同其道矣。尋常之合，只是同度同度。而又同道，則縱橫相合最親切者也。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疎義曰：天體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月所掩，而食。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符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宋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月亢日而月為之食。疎義曰：亢當也。日為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為水，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親切。則月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當食不食，疎義曰：按月避日者，由陽氣壯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縮，如水見焦釜自緩也。纔少退縮，即

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必不同度也。太全安成劉氏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存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匝，而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蓋魯叔曰：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一分，有奇。分天之中，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然凡望時

詩經說文 卷十四 小雅 賦類

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黃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辟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次出入於黃道，惟有一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本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相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而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

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朱子曰：天止如一圓面，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闇虛所射，故食。○疊山謝氏曰：日衆明之本，而為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三山李氏曰：曆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通解日食之月何月也，天氣上升，一陽猶未復也，地氣下降，亦

詩經說

卷十四

詩經說

陰方用事也。日食之朔何朔也。壬午有十而庚辛屬金重光之
金則陰金也。地支十二而寅卯屬木單闕之木則陰木也。以純
陰之月又羣陰之互見如此。陰盛可知於此。而日食為非常之
大變也。

古義日之所以食者。朱子謂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遮之。凡
故日食劉保齋亦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
入。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
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何孟
春深然之。謂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
上下之異。而劉孝榮則謂朔且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月上。掩
太陽。而過則日光為所遮。即朱子他日亦云。日月會合處。月合

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二者說皆可通。而謂月在日下。則理
較可信也。月之所以食者。朱子謂火自外射。其中實間。至明。中
有間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間虛所射。故
食。保齋亦云。曆家所謂間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射。暗
之。乃日之虛射耳。如點燈。首當正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
反不然。卓爾康亦云。日月其道有時而交。道不正。交則日斜。照
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
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苟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
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而孝榮則謂月
受日為明。望夜正。與日對。於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
光所不照處。則為食。張鼎典亦云。月非以抗日而食也。乃與日

對時不全合耳。十分不對則食十分數。今不對則食數分頃之
復者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二說皆可通而謂闇虛所射
則理較可信也。本抵月本無光沈括謂如銀丸日耀之乃光
極外書亦言月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故魄也。日則日為之食當
日間虛日光不及矧則為日所食以掩闇有表裏淺深故食有
南北多少僧一行云使可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
之疎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是何以占政教之休咎來斯
行云唐虞之時曆家已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
意後世疇人預定視為固然戒省之意蔑如矣何孟春云古人
罔不以日蝕為懼春秋於日食必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
可移欲以存上天之戒耳漢時詔有云謫見於天災莫大焉猶

是此意宋徽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定為災異古人以為
者皆不曉曆之故是何訛然孔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
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
人假之靈神作為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炤臨下土忽爾殲也
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
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
人之禍慶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使智達之
上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至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
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
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

麟按集傳卯叶暮後反哀叶於希反古義卯醜有韻微哀微韻

詩經說文 卷之四 小雅 麟按集傳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禮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故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陰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麟按集傳行叶戶即反古義陽韻

○暈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其懲

賦也暈震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

冢萃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憚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純其政而幽主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太全壘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主之心曾不懲劄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講意首二句淫雨之特中四句久雨之後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

麟按集傳令叶虛經反古義蒸韻

○皇矣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臬子內史蹶維趣馬

橋維師氏豔妻嬭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厥橋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
 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
 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
 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
 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太
 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
 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
 姒也。嬭嬭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
 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妻嬖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孔疏自司徒掌邦教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序官大司

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
 者誤也。彼言掌贊正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
 事雖中為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為得以義引之故
 為得也。司朝即是國也。趣馬膳夫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
 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權寵相連朋比於朝然官高者勢大
 勢大者黨其故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及者便文以取韻
 也。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總統
 六官之事兼雜為名故謂之卿士。
 嚴緝夏官趣馬下士注云趣養馬者也。
 疏義皇父卿士證以常武首章則前說為是。○此章即不用其
 良一句而詳言之。蓋推原災變之故而歸之賈禴者但是詩專

為皇父所困而作故先數之以為罪之魁也
輯錄許氏曰常武之皇父是卿士兼太師也太師三公之首而
卿士兼之則非大宰之屬明矣常武皇父賢者也故詳著其官
而又本其祖蓋非十月之皇父矣然足以證卿士或說之未然
太全天官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
羞有滋味者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即所謂爵
祿廢置殺生予奪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得失之事注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
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者春秋是也○豐城朱氏曰兼總六官
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為之數五典擾民者司徒之職也
而番實為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職也而冢伯實為之內

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
之鳩與聚子膳夫掌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
也而以付之蹇與神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者也當求
窈窕貞淑以為君子之配而以豔妻為之則嬖妾之焰熾矣有
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扇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興而
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麟按集傳馬十滿補反八柄周禮作八枋亦音柄趣馬下士阜
一人蓋每皂一人也三乘為皂馬十二匹職之最早者廢置亦
八柄之二而豐城朱氏注曰內史掌八法之廢置非是○此章
古義云徒夫虞韻馬處磨韻是也又士宰史氏俱紙韻雖按理
有之可以不論

詩經說約 卷十四 小雅 麟

○析此章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微我牆屋田卒汗萊
曰予不我禮則然矣

賦也抑發落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汗停水也萊
草穢也我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
我謀乃遽微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干而高者萊又曰非
我戕汝乃下供上殺之常禮耳

孔疏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
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
情以責之○汗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汗其宮而豬焉是也
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稊是也

呂記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

類聚而已

大金臨川王氏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於民也○孽城
朱氏曰微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汗萊則無以食其力如
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殺固禮之長也
然豈有作大事動天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麟按集傳謀叶謨悲反萊叶陵之反矣叶於姬反古義支韻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重侯後藏不慙遺一老俾守我
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
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
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重信侯維藏蓄也慙者心不欲而自

詩經卷之四 小雅 維藏蓄也慙者心不欲而自

強之詞有軍馬者亦富民也。但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軍馬者則志與俱往不患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釋文怒。可雅云。願也。強也。且也。

孔疏說文云。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曰心不欲自強之辭。

疏義上章言皇父役以非時而戕其民。此章言皇父動以私事而棄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國之賊也。

太全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

說通左傳桓主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遙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法當二卿。而置三有事者。

蓋僭比於列國之諸侯矣。曰多藏蓋富民之以賄進者。皇父即以之為卿耳。一老不可作。老成人說如此。則又是用賢矣。只是舊在王室之臣皆不肯留之。以衛王也。曰慙非惟不能誠心以圖之。亦不肯勉強以圖之也。擇有軍馬曰有非一人之詞也。如漢徙富家以實五陵之意。

麟按集傳王叶于放反。古義漾韻。○魯詩世學引琴溪陳子曰。是時周尚都鎬。而皇父私邑為向。乃在東都。蓋皇父官在鎬京。而營邑於維。自為巢。以平主東遷。遂為畿內之國。左傳首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以是知皇父亦姜姓也。俱較有理會。

○雖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毀譽。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樽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器衆多貌。孽災害也。樽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
躡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
孽。非天之所為也。樽沓背憎。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
此者。皆由說占之人耳。

大全永嘉陳氏曰。樽聚談也。沓狼狽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
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

說通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讒虐者。故被
徙者傷感。而為此言。無罪辜而被說。即下民之孽也。當時匹徒
必大家巨姓。而皇父左右。非廁養之子。則嬖幸之人也。
麟按集傳。天鐵因反。與人叶。古義勞望。篆韻。天人。真韻。

悠悠我里亦孔之瘵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其不逸我獨不敢
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做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瘵病。羨餘逸樂。徹拘也。當是之時。天下
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眾人
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
天命之不均。吾輩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做我友之自逸哉。
疏義上章言匪降。自天則知禍所從來矣。而處禍患。猶以命則
無可奈何。而史之之辭也。蓋詩人之忠厚如此。

麟按集傳。侮呼浩反。與里叶。憂與休叶。徹與逸叶。徹叶直質。反
也。我不敢做我友。自逸。八字句。詩之八字者。獨此。與七月。蟋蟀
入我牀下耳。古義里瘵。紙韻。憂休。尤韻。徹逸。質韻。

十月之交八章章句

疏義正月繁霜十月日食天變屢見此二詩相承之意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天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較不熟曰饑疏
不熟曰饑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
○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佞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
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
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飢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
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土則如之何哉
蘇傳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弗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

之相與陷溺無不編焉何也

輯錄舍彼有罪處彼有罪者伏其辜心服而甘受其罪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為昊天仁

覆閔下為昊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昊天言其疾威

大非有二也蓋亦無所歸咎而各以義類歸怨於天耳○豐城

朱氏曰昊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惠也是天

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土則是不溥其仁也此章

始為怨天之辭以發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勳三事太夫莫肯夙
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微覆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

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儀禮散去而因以避諱證之過也。我不
 善者自我也。勤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
 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地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
 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俊也。或曰疑此亦東遷
 後詩也。

呂記王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李

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

嚴維錢氏曰朝朝見也夕夕見也。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夙

興夜寐以勤王事者邦君諸侯莫肯朝暮省至者。

疏義周官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

七曰胥八曰徒

大全華陽范氏曰靡所正矣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

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室之禮也。豐城朱氏曰

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

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

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

而曰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

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已獨居則衆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罪勉

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

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

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

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麟按集傳夜犬灼反夕祥禽反皆與惡叶○止與矣亦作一有六帖天道運行未知將何所止人心總然未知將何所定與范氏注五幾○古義戾勸霽韻夜夕惡藥韻

○如何吳夫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吳夫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吳夫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太全看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入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天故也六帖敬身者竭夙夜匪懈之誠盡朝夕惟寅之節不曰敬君而曰敬身何也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傳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莊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之所當為而已非為久也夫事出為久尚可諉之於己苟其出於自為將安諉乎乃引身而退從容棲遲便涉縱肆非敬身矣○胡不相畏語氣抑揚不宜平說各敬其身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以天為言

詩經卷之十四 四二 賦類

麟按大全天叶鐵因反下同信叶斯人反古義真韻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替御憺憺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替御近侍也國語
曰居寢有替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憺憺憂貌瘁病訊告
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遂饑饉已成而王之惡善不
遂使我替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
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改盡言也一有
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
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越乎
○各別則○字○
○王○
○一○有○
○不○改○盡○言○也○
○大○全○須○漢○劉○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

○豐成朱氏曰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
矣饑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替御者王
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慘慘日瘁然凡百君
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平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
夙夜朝夕者也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引
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愛國不如愛家之
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麟按集傳訊叶息悻反古義真韻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奇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

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瘳其躬。後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麟按哀哉。解矣。各炤下三句四字蓋劈對也。解矣能言如言祝能幸免之意。讀至此下二章不惟不見責之意。并似代為去者。解嘲矣。愈遠愈近愈婉愈切。立言之妙至此。古義出瘳。寧韻泳休尤韻。

○維曰于仕孔棘。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

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難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益朋友以相切磋。為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麟按集傳殆叶養里反。友叶羽已反。古義紙韻。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寤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

之多患如此。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患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真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麟按鼠患泣血無言不疾。正指其托於無家之時之辭狀也。無言字即曰予曰字。蓋其二句又推原惟因懼禍之深。故至於托言而痛疾如此。非謂懼禍如此。故至托言。又生一層轉折。如俗說云云也。疏義曰。我告爾以反居王所。而爾以無家辭言之。痛切若可念者。然昔之去也。亦無家。今豈真為此故哉。不知敬身而謀自逸。深可痛也。故同此解。○集傳家叶古胡反。古義都。

家虞韻疾室質編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兩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成劉氏曰。嘗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者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兩考也。

麟按觀此正大夫離居之後二句則大全豐城朱注謂莫肯夙夜朝夕不必皆為離居者其說甚是亦不必如俗家執定詩柄不丟者青公便謂舉朝遂無一人也通篇亦惟末章正對離居者說散身用訊等尚對莫肯夙夜朝夕一輩說詩柄亦是後人補撰須看活動

析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寺經說約卷之十四

